

【專題演講】

同安腔方言的分佈及其影響[§]

洪惟仁*

摘要

「同安腔」基本上屬於泉系方言，其分佈限於今廈門市同安區、翔安區、集美區兌山，及今中華民國管轄下的金門縣；往西至角美、往南到廈門島，屬於「漳東腔」的天下，屬於漳系方言。但同安腔是高階方言，同安腔所帶動的泉腔影響力最大射程可以到長泰，但最大影響力只到東部「泉化漳東腔」，西南邊海滄、角美還是典型的「正漳東腔」。但「泉化漳東腔」，再進一步產生「廈門話」。

同安腔和泉化漳東腔在臺灣的影響力頗大，除了「老同安腔」如淡水、新竹、芳苑、西嶼、湖西等傳承同安腔之外，台北、澎湖「新同安腔」是同安腔和泉化漳東腔融合產生的「新方言」。

本文討論同安腔的分佈及其在閩南和臺灣的擴散及其影響。

關鍵詞：閩南語、地理方言學、同安腔、漳東腔、泉化漳東腔，新同安腔、進化分類學

[§] 本研究接受 102 年度國科會計畫（編號：NSC 102-2410-H-142 -005-）及科技部 108-109 年度計畫（編號：MOST 108-2410-H-142 -002 -MY2）之經費補助；本文在 2021 年 12 月 09 日由金門縣文化局、桃園市政府文化局主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承辦的「2021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金門場宣讀，承蒙在座專家討論，受益匪淺，謹此一併致謝。

* 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退休教授，anguijin@gmail.com

同安腔在閩南語的地位

福建的核心閩南語，分佈在今福建省泉州市、漳州市、廈門市三市，可以分為兩大方言：核心泉州方言分佈在泉州市、核心漳州方言分佈在漳州市。廈門市界於兩市之間，兼具漳泉特色，屬於漳泉過渡區，本文劃為「廈門方言圈」。雖然如此，這個過渡區不是完全的融合，漳泉方言分際仍然相當分明。

本節先討論漳泉之間的界線，然後討論廈門方言圈的過渡性質及其特色。

一、閩南地區漳泉兩大方言的分界

如所周知，閩南語可以大別為漳州腔、泉州腔兩大方言。但是漳、泉方言怎樣區別呢？不能只憑印象式的直覺來判斷，語言學應該提出科學的證據加以區分。

（一）漳泉方言分類的根據

語言分類的科學方法有兩種，一是詞彙統計學 (Lexicostatistics)，一是以進化分類學為基礎的地理方言學 (geodialectology)。

「詞彙統計學」根據語種關係的「相似點」(similarities) 或「相似值」(resemblances) 進行統計，以量化分析的結果決定語種親屬關係的遠近。但物種之間的相似性有「同源」(homology)、「同功」(analogy)、「同形」(homoplasy) 三種，從進化分類學的觀點，只有「同源」才能證明其親屬關係，「同功」(analogy)、「同形」(homoplasy) 不能證明。好比看鯨魚會游泳，和魚類相似，就把它歸為「魚類」，蝙蝠會飛就歸為「鳥類」。這是通俗的分類，在進化分類學的立場，是錯誤的歸類。

就閩語方言的性質而言，有些方言相似性的確反映了「同源」的關係，有些只是「同形」的關係，有些是不同來源或不同的演變路線，而發生「平行演變」，有時是因為方言接觸、方言融合所產生的「趨同演變」，這些都不能證明其親屬關係。只根據同形關係就驟然斷定為同源關係是危險的。

鄭錦全 (Cheng, 1999)、張靜芬 (2013)、鄭至君 (Zheng, 2016) 利用 Penny program 軟體進行閩語的分類，但因為統計母體不足，又不分主要特徵、次要特徵，不分「同源」與「同形」，一視同仁，輸入軟體，任其自動歸類。這種分類法的效度令人懷疑。

生物學的進化分類學，根據大量當代生物及古生物的基因資料，以質化分析的「演繹法推理」(deductive reasoning) 進行生物發展史的重建，同時進行分類。在語言學上，我們採用的大量比較方法不是詞彙統計學的、而是地理方言學的，質化分析採用歷史語言學的

比較法。我把結合地理方言學和歷史語言學進行祖語形式構擬的研究謂之「地理歷史語言學」，進行語言史重建的研究謂之「歷史語言地理學」。(詳參洪惟仁 2019a、洪惟仁 2022)

地理方言學作為語言分類最重要的根據是「同語線」(isogloss)。漳泉之間有許多同語線重疊成「同語線束」(bundle)，可以清楚地區別漳泉大方言，但有些等語線比較離散，成分叉或平行分佈，只能區別漳泉內部次方言。

(二) 同語線束作為漳泉方言分界線

漳泉之間，因為地理的阻隔，加上府治的區劃，漳、泉之間確有許多同語線束集中在某一條界線上，我們把這條界線叫做「漳泉方言分界線」。

漳泉之間最重要的同語線束是央元音。古代泉州音有豐富的-ir[i]、-er[ə]兩個元音，分佈在許多韻類。現代方言央元音大量消失，但仍保存相當數量的央元音，這些央元音韻類的同語線通常重疊在一起，構成「同語線束」，清楚的區分漳泉方言，可以當成是漳泉方言的「同言線」。

《閩南地區方言地圖集》(洪惟仁 2022)繪製了閩南語五個「單音韻央元音韻類」，即：

1. 〈科伽_白〉韻類變體分佈圖、2. 〈科伽_{白入}〉(雪)變體分佈圖、3. 〈居居_文〉韻類變體分佈圖、
4. 〈居居_白〉韻類變體分佈圖、5. 〈居居_文〉韻類變體分佈圖。

以下先以〈科伽_白〉韻類和〈居居_白〉兩個韻類的地圖為例，顯示漳泉大方言的區別。

1. 〈科伽_白〉韻類

〈科伽_白〉韻類例字如「短」、「塊」，本字難考。有兩個主要變體，●-er[ə]是泉腔型，音如「短」tér、「塊」tèr；▲-e 是漳腔型，音如短 té、「塊」tè。由「〈科伽_白〉韻類變體分佈圖」可見，●-er[ə]和▲-e 有一條界線通過安溪縣、同安區、集美區兌山、翔安區、金門縣的西南邊，線東北是泉州市和廈門市東邊的同安區、翔安區及金門島，正好是泉腔區；線西南是漳州市和漳東腔區(包括廈門島，除兌山以外的集美區，海滄區)，正好是漳腔腔。可見 er~e 界線是劃清漳泉方言的一條界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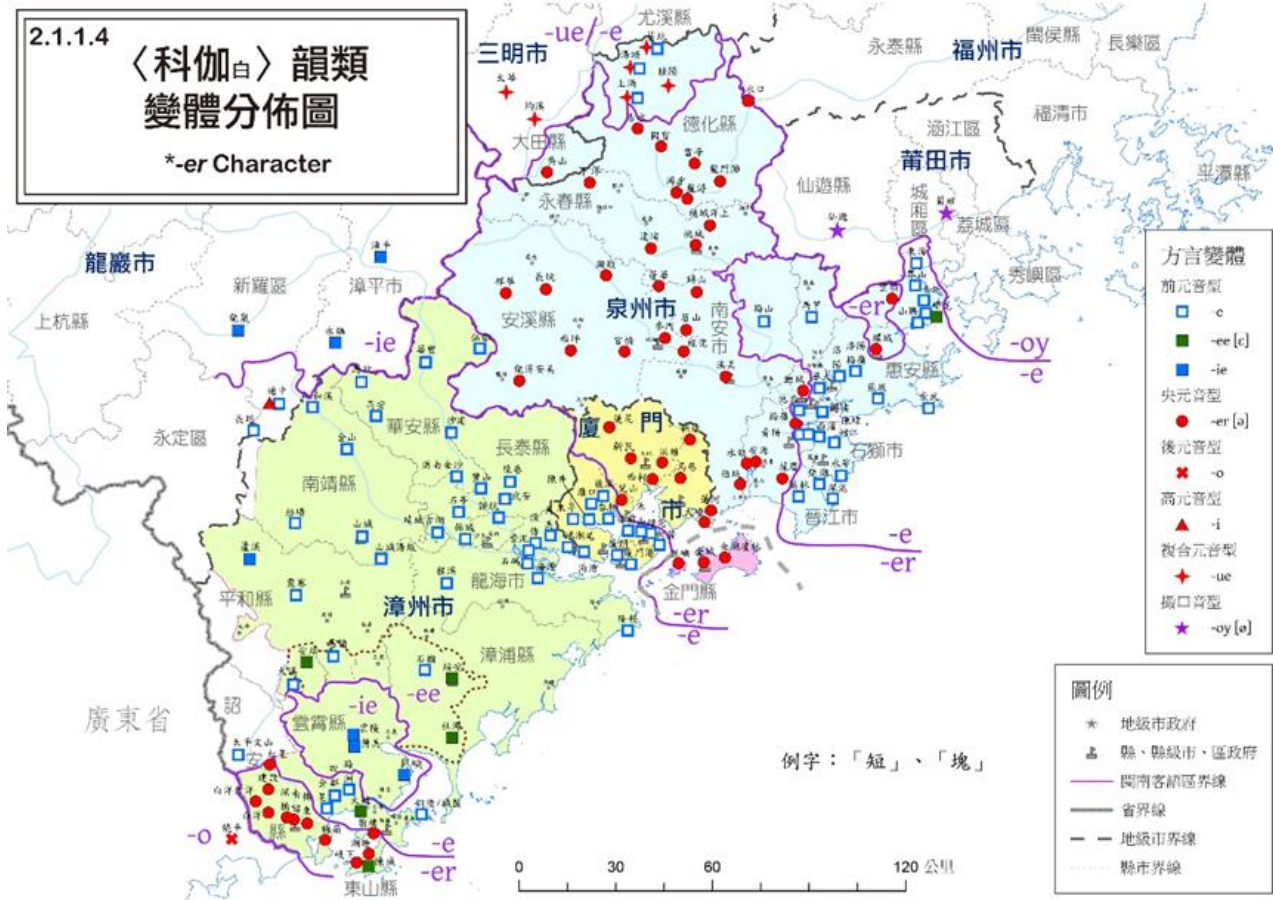


圖 1：〈科伽白〉韻類變體分佈圖

資料來源：引自《閩南地區方言地圖集》地圖 2.1.1.4

但從地圖可見，本圖 er~e 同語線是分別漳泉次方言的主要根據，但其實泉腔方言區也有唸 ▲-e 的，即泉海腔區，其變異表面上和漳腔相同，但泉海腔只是單純把共同泉州音的舌位前移 (er[ə] > e)，比較 2.2.1.3 〈科檜白〉韻類，泉海腔韻類 e，變成開口韻，而漳腔卻唸成 ue，保存了合口介音。可見泉海腔區和漳腔歷史音變的過程不同，雖然表面同形，但其基因序列不同。

另外漳腔區內也有 ●-er[ə] 的變異，分佈在詔安腔方言，其音變過程與泉腔平行演變 *uo > *-ø > -ə，沒有跟著其他的漳腔方言變成非央元音。

以上兩條線 er~e 同語線和主線平行。

2. 〈居居白〉韻類

〈居居〉韻類當中古遇開三，共同閩南語擬為 *y，與北部閩語同。泉腔都唸成 □-ir[i]，漳腔都唸成前元音 ▲i，而漳海腔唸成 ●-u，如「豬」字音泉腔都唸成 tir；漳腔唸成 ti，而漳海腔唸成 tu。廈門話（指廈門市街區）的底層是漳海腔，大部分的字都唸成 ●-u，不過有些

常用詞如豬、魚、去、佇、箸等字唸成漳音 ▲i。所以把我們這幾個字分出，別立〈居居白〉韻類。不過，除了廈門話，其他的方言都不分文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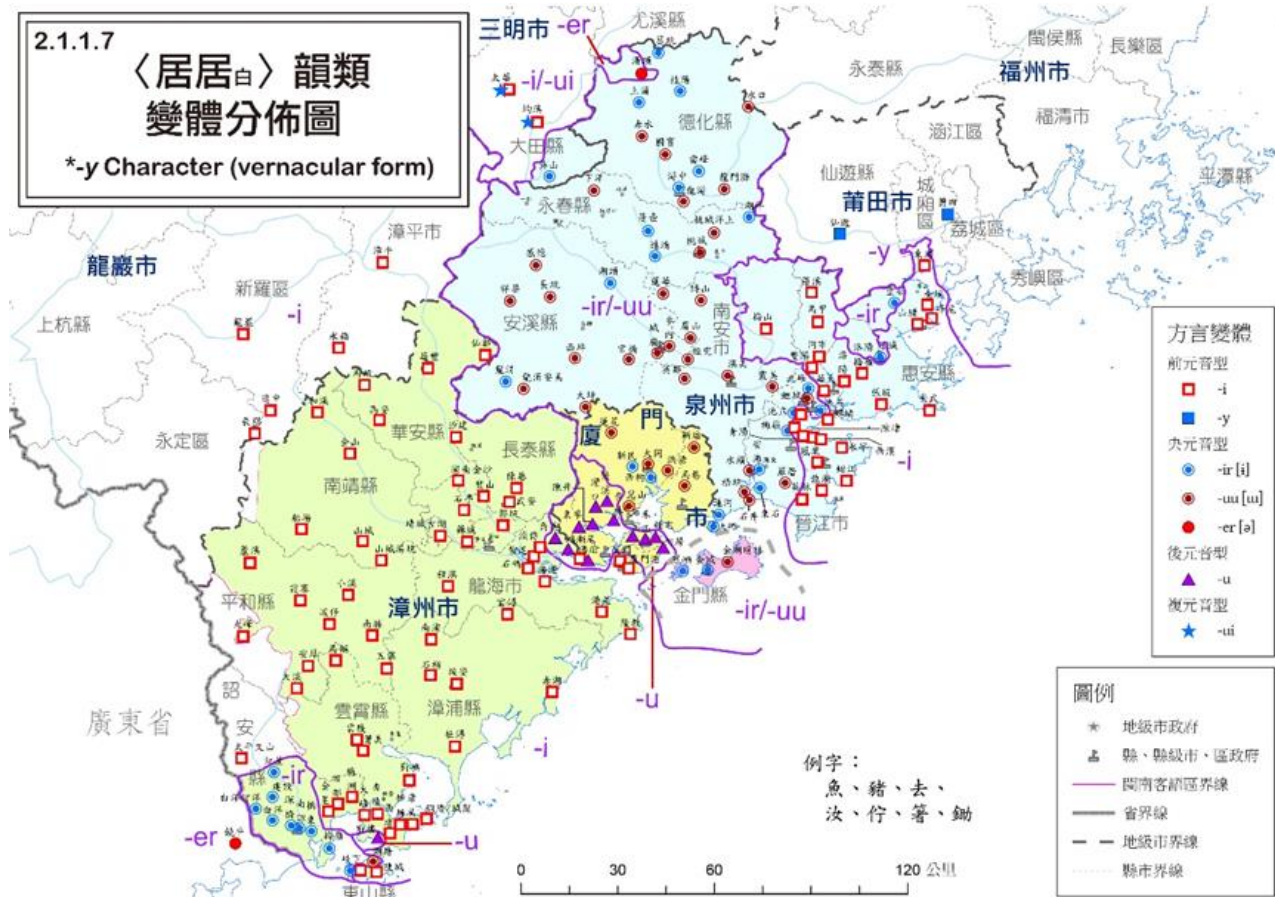


圖 2：〈居居白〉韻類變體分佈圖

資料來源：引自《閩南地區方言地圖集》地圖 2.1.1.7

由「〈居居白〉韻類變體分佈圖」可見，■-ir[i]和▲i 或●-u 之間有一條同語線，正好經過安溪縣、同安區、集美區兌山、翔安區、金門縣的西南邊，和「er~e 界線」完全重疊。線的東北邊是泉腔方言，唸成■-ir[i]；線的西南邊是漳腔方言，唸成▲i；但同語線在漳泉交界處分成三叉，北支「C1. ir~i」同語線經過華安、長泰與安溪、同安的交界，到漳東腔區突然分成二支，東支「ir~u」同語線沿漳泉分界線，區分泉腔方言（ir 區）與漳東腔方言（u 區），西支「i~u」同語線區分漳東腔（u 區）與漳山腔方言（i 區），兩支同語線所包圍的區域說 u。這個區塊的方言謂之「漳東腔」。

由地圖可見，「ir~i/u」界線在泉腔區的西界正好，和「er~e 界線重疊」，構成「同語線束」，是劃清漳泉方言的一條界線。但詔安方言也有央元音，其 ir~i 等語線與漳泉分界線平行，我們認為詔安方言和泉腔方言變成央元音是「平行演變」。

3. 單音韻央元音韻類同語線束

除了這兩條界線以外，其餘所有的央元音韻類的同語線都是重疊的，構成粗大的「單音韻央元音韻類同語線束」(洪惟仁 2022 地圖 6.2)。請看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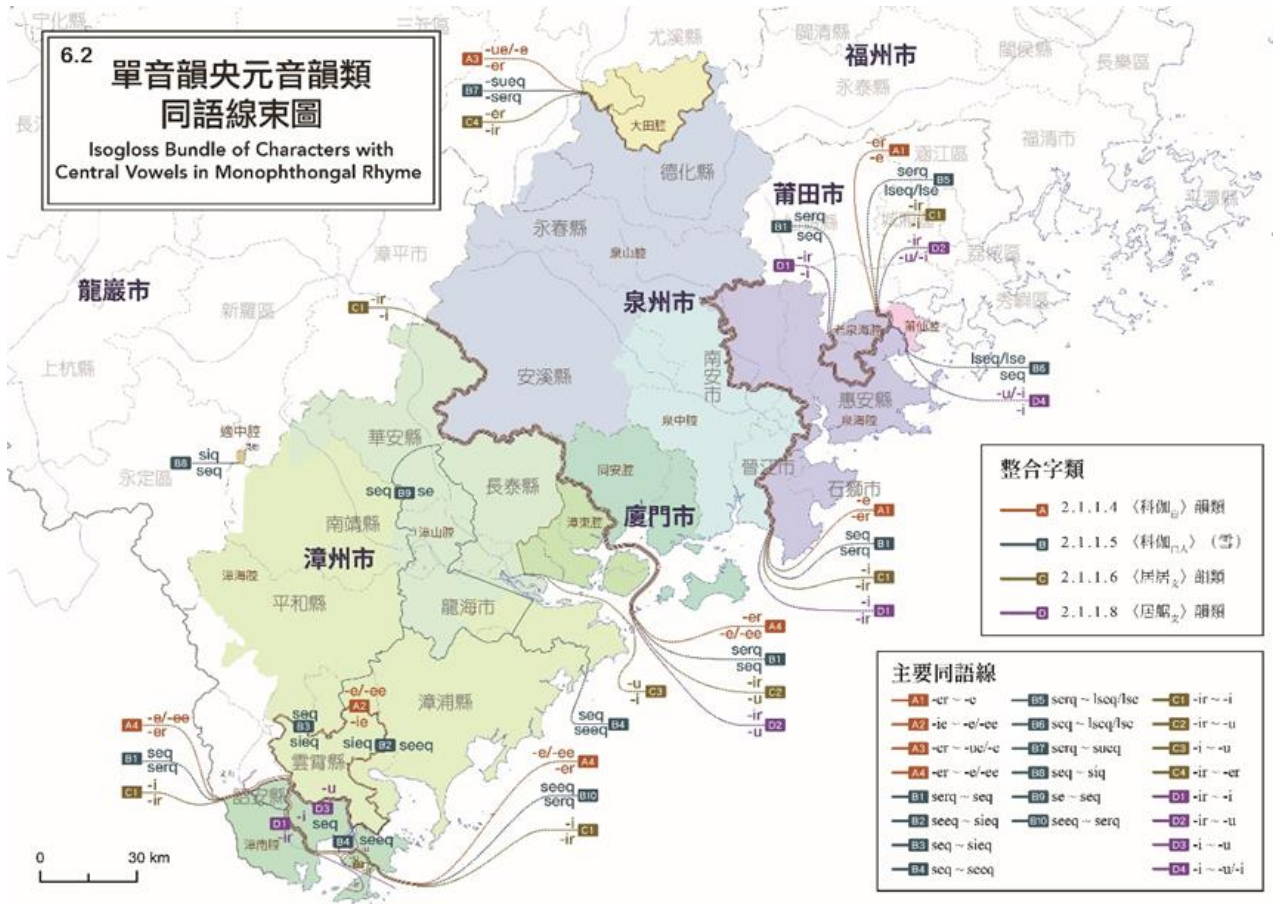


圖 3 單音韻央元音韻類同語線束圖

資料來源：《閩南地區方言地圖集》地圖 6.2

由地圖可見，單音韻類同語線重疊成束，同語線束經過安溪縣、同安區、集美區兌山、翔安區、金門縣的西南邊界，這條粗大的同語線束正好經過廈門市中間，將廈門方言圈劃為漳、泉兩個方言區。同語線束以東的區域都唸成央元音，歸類為「泉腔方言」；線束以西包括漳州華安、長泰縣、廈門市集美區（兌山以外）、海滄區、廈門島都唸成非央元音，歸類為「漳腔方言」。

但是漳腔方言也有有央元音的次方言，類似泉腔，泉腔方言也有無央元音音的次方言，但這些特徵自有其形成的歷史，我們不能把詔安方言歸為「泉腔方言」，而把泉海腔歸為「漳腔方言」。我們認為詔安央元音和泉州央元音，泉海腔和漳腔的非央元音是平行演變的結果，其結果造成的表面相似只是「同形」關係，而非「同源」關係。表面的相似性不影響其漳

泉方言的歸屬。

(二) 廈門方言圈裡的同安腔

這一節我們將從方言分類的觀點，根據同語線束把核心閩南語方言進行「分區」，然後從語言社會學的觀點，根據方言的互動關係，進行「分圈」。

由上述可知，今廈門市，依同語線束進行區劃，可以劃為漳、泉兩大方言區。廈門方言圈泉腔方言分佈在同安區、翔安區及金門縣全部，延伸到集美區兌山，屬於「同安腔」次方言；漳腔方言分佈在兌山以外的集美區後街、灌口、杏林以西至角美、往南到廈門島，謂之「漳東腔」。這兩個方言的分佈區大抵上相當於今廈門市和金門縣（為角美東部屬於漳州市龍海市）。「同安腔」和「漳東腔」之間互動頻繁，有很深的互動，基於「方言圈」的概念，我們將其分佈區歸為「廈門小方言圈」，簡稱「廈門方言圈」。



圖 4：廈門圈方言分區圖

資料來源：《閩南地區方言地圖集》地圖 7.4

同安腔區和漳東腔區合併起來約當清代同安縣轄區，因此居民的祖籍認同也是「同安」，雅稱「銀同」，不分漳泉都自稱同安人。府治同安的「同安腔」是舊同安縣的代表方言，即高階方言，勢對低階的漳東腔施予極大影響力。最大影響範圍在漳東腔東部，劃為「泉化漳東腔」；西南邊海滄、角美還是典型的「漳東腔」，謂之「正漳東腔」。

廈門島本屬「泉化漳東腔」，1842年五口通商，廈門建港以後，漳、泉人士紛紛湧入廈門市區，廈門市區方言更加混雜，基於廈門市區經濟上的地位，廈門市區方言逐漸被當成是閩南語的代表方言，而有所謂「廈門話」之名。但從方言學立場，由下述第二、(二)節可知，所謂廈門話其實是以漳東腔為底，混入一些同安腔和漳州腔的「混合方言」。

「泉化漳東腔」或「廈門話」儘管混雜了很多同安腔成份，從進化分類學的立場看，它仍然是漳腔方言的一個變種。

(三) 同安腔的漳腔影響

廈門方言圈的地理位置介於漳泉兩大方言圈之間，內部沒有明顯的地理屏障，又同屬同安縣轄區，漳、泉互相影響，方言成份互相交流是可以預期的事。

同安腔受到漳腔影響最大的證據是聲調。一般泉州市方言陽上調獨立，去聲本調不分陰陽，但變體仍可分，整體而言屬於「八聲調系統」；相對的，漳腔方言除詔安方言之外，陽上、陽去完全混同，屬於「七聲調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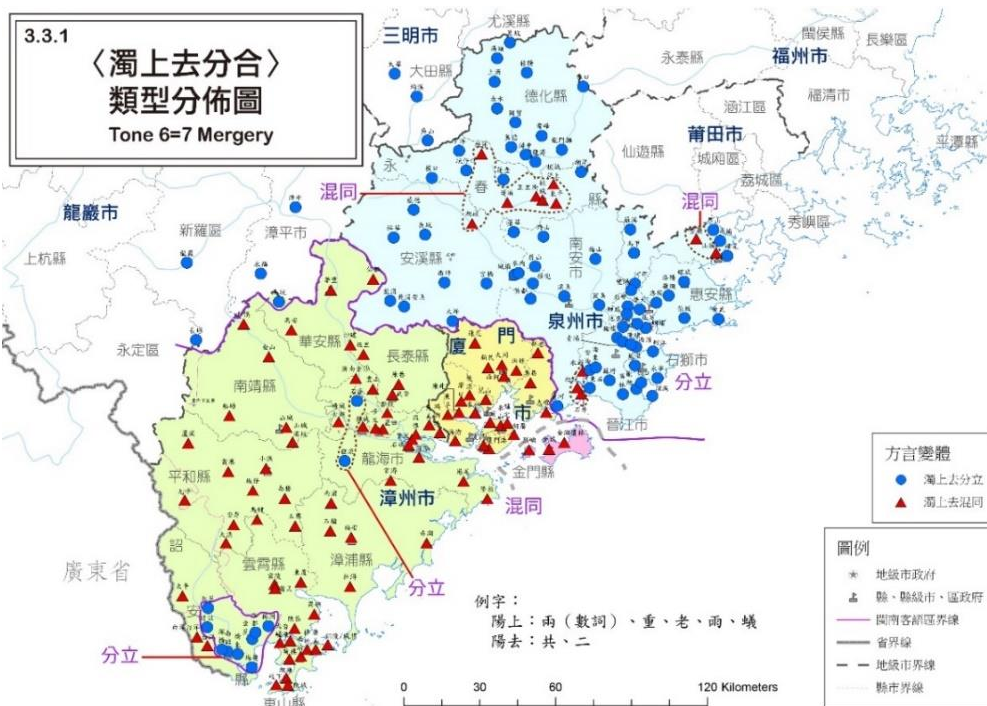


圖 5：〈濁上去分合〉類型分佈圖

資料來源：《閩南地區方言地圖集》地圖 3.3.1

由上圖可見，同安腔的「七聲調系統」有異於泉腔，而和漳腔相同，推斷是受漳腔影響的結果。原因可能由於漳州腔整體的威望及漳腔聲調的無標性發揮了作用，意即七聲調系統比八聲調系統無標，競爭力強，催化同安腔揚棄了泉腔的八聲調系統而接受七聲調系統。

(四) 同安腔的特色

同安腔方言不純粹是漳泉方言的融合，它有自己的創新變化，也就是自己的特色。主要有三點：其一是〈雙干白〉韻類唸成-ainn[äi]；其二是「仔尾詞」的「仔」字調輕聲化；其三是仔尾詞插入-i-。

1. 〈雙干白〉韻類音-ainn

〈雙干白〉韻類相當於中古山開二、四，共同閩南語擬為*-erinn[əi]，是〈關觀白〉韻類的合口韻對。例字有千、倒反、月、有(硬)、先、前、間、戶居等。這個韻類泉州市的泉腔方言絕大多數唸成 P -uinn；漳北除通行□-an，多並行▲-ing[iŋ]，漳南▼-eng、灌口陳井方言鼻音韻尾前移為■-en [ɛn]。特殊的是同安腔唸成●-ainn [äi]。參見下圖。



圖 6：〈雙干白〉韻類變體分佈圖

資料來源：《閩南地區方言地圖集》地圖 2.2.2.6

由上圖可見，●-ainn 集中分佈在同安腔區，顯然是同安腔的特色。由變體分佈狀態看來，●-ainn 這個特色的創生地推斷為同安腔區，其擴散力和影響力很強，向北延伸到安溪、永春西部及南安南部。泉化漳東腔區（灌口、廈門）既屬漳腔方言，唸成●-ainn 顯然是同安腔影響的結果。廈門市湖里區地名「店前」（今雅化為「殿前」）音 Tàinn-tsâinn 標示著同安腔的影響；漳北□-an 推斷為●-ainn 韻尾輔音化結果，也是同安腔的影響。

2. 「仔」字調輕聲化

「仔」詞尾保存原音 kiánn 的，讀得比較重，如「囡仔」音 kín-kiánn，歸類為「原音重讀型」。但詞尾往往輕讀，主要是音段簡化為 á，但大部分閩南語方言聲調還保存原調，屬於「原調輕讀型」；唯同安腔方言進一步輕聲化，唸成--a¹，屬於「固定低調輕聲型」，簡稱「輕聲型」；有些方言根據前字的不同，調形有所變異，謂之「隨前變調型」。這是同安腔另一個重要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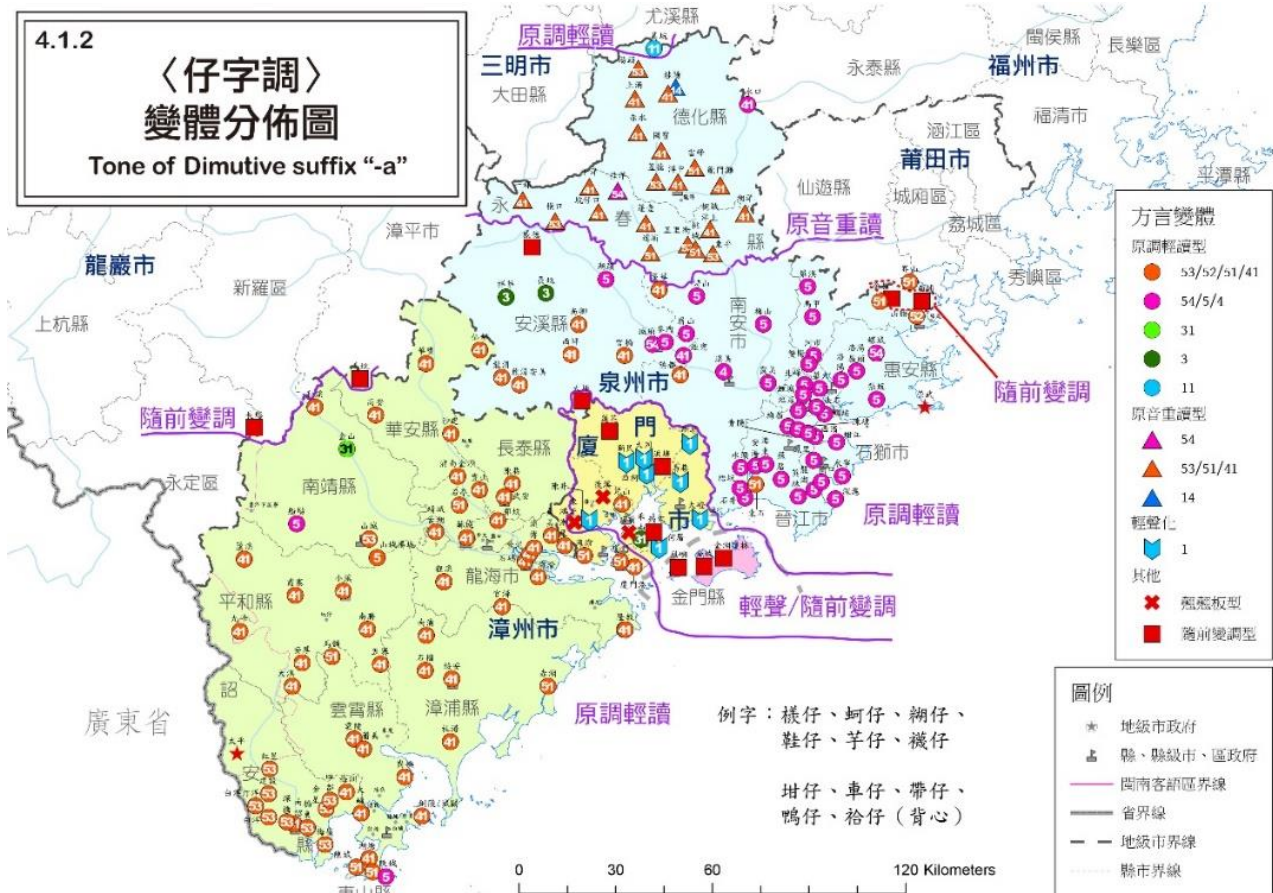


圖 7：〈仔字調〉變體分佈圖

資料來源：《閩南地區方言地圖集》地圖 4.1.2

如圖 6 所示，把「仔」字調唸成固定低調[1]輕聲或「隨前變調」輕聲的「輕聲型」集中在廈門市的同安腔區，顯示「仔」字調輕聲化是同安腔區的特色。漳東腔區內「仔」字調輕聲化，顯然是同安腔影響的結果。但漳東腔有一種異化型「隨前變調」。前字調不變，但前字變調為「非高調」時體現為 a⁴¹，如「樣仔」suainn₃₃ a⁴¹～前字為「高調」時仔字調降為 Xa³¹，如「囡仔」gin₄₄ na³¹。這種類型謂之「翹翹板型隨前變調」。台北新同安腔也可以發現這種類型，顯示其傳承關係。

輕聲型和翹翹板型可以分別視為同安腔和漳東腔的兩種方言的區別性特徵。但從方言

變體分佈狀態來看，同安腔輕聲型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其次是漳州的原調輕讀型，散佈在正漳東腔區的角美、海滄及廈門市區，最弱勢的是漳東腔的翹翹板型。

3. 仔尾詞插入-i-

同安腔另一個特色是「仔尾詞」插入-i-。當仔前字末音為-a，而「仔」字音也是 a 時，兩個 a 疊韻，發生同音相斥作用，於是在兩個 a 之間插入-i-音，作為前字的韻尾，謂之「插入-i-型」。以下以同安蓮花鎮（Nāi-hue）為例（注意本方言「仔字調」屬於協變調型隨前變調輕聲）。

- 籃 nâ 籃仔（籃子） nainn₁₁ a³
 - 坵 khann 坵仔（盆子） khainn₁₁ ann³
 - 鴨 ah 鴨仔（鴨子） ai₄₁ a¹
 - 袷 kah 袷仔（背心） kai₄₁ a¹
- 請看下圖「仔尾詞」插入-i-的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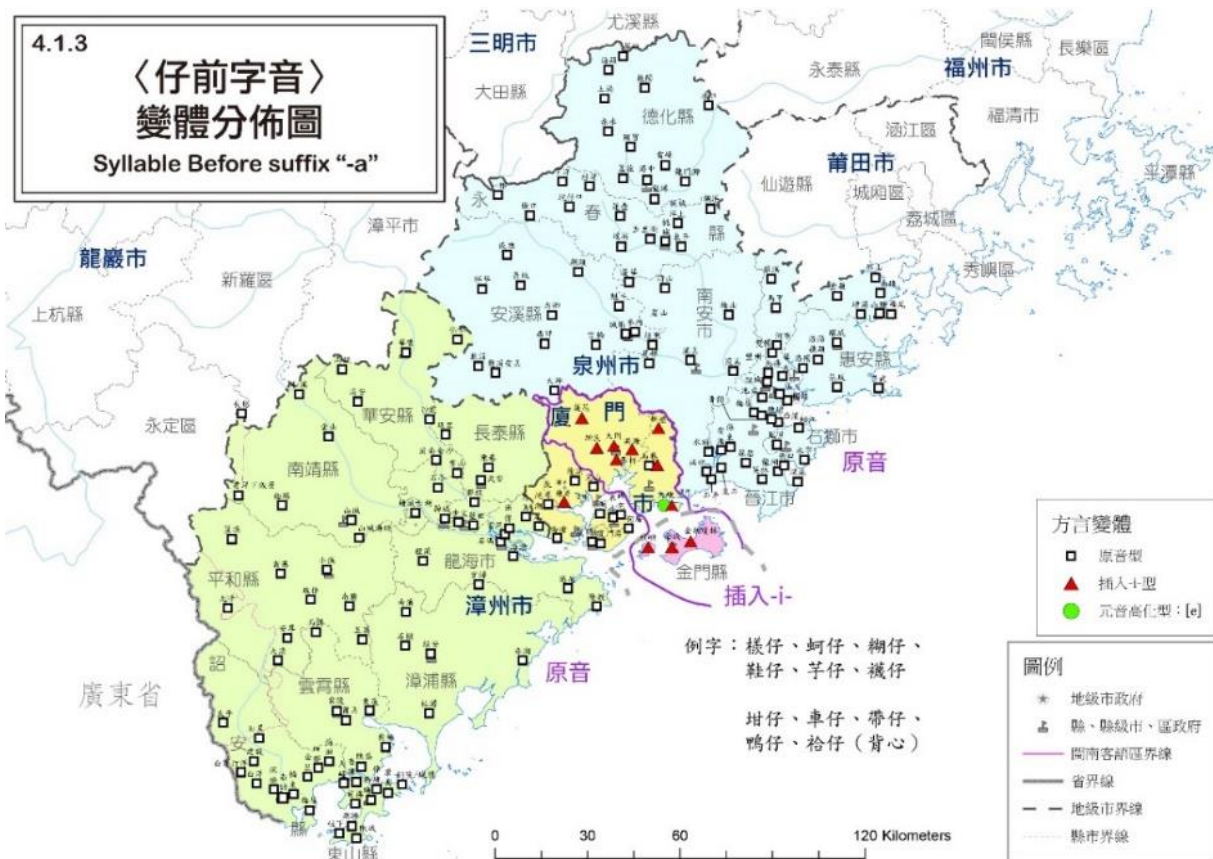


圖 8：〈仔前字音〉字類變體分佈圖

資料來源：《閩南地區方言地圖集》地圖 4.1.3

「仔尾詞插入-i-」類型集中分佈在同安腔方言區的金門縣，廈門市翔安區、同安區。漳

東腔方言只有集美區的灌口鎮陳井村，標示著同安腔的影響。

由以上三個同安腔特色來看，「插入-i-型」是同安腔和其他方言最重要的區別性特徵，同安腔方言內部比較一致的具有這些特色。但已經不同程度的擴散到周邊，和其他泉腔方言或漳東腔方言共享，不是同安腔獨有的特色，由同語線的離散性也可以看出他們本來是漳東腔方言，只是受到同安腔擴散的影響而已。

二、同安腔方言對漳東腔的影響

舊同安縣有兩個方言：同安腔和漳東腔，同安腔是高階方言，對低階方言的漳東腔施予相當大的影響。上文討論同安腔三個特色，或多或少向周邊方言擴散，但影響力發揮到淋漓盡致的還是在複音韻母央元音韻類的「開合對調」特徵。在同安腔的影響下，「漳東腔」發生了方言分化，催生了「泉化漳東腔」，進一步發展出「廈門話」。

（一）催生「泉化漳東腔」

清代同安縣的轄區約當今廈門市，且包括龍海市角美鎮的東部，但舊同安縣還包括金門縣，而海滄屬於舊海澄縣。舊同安縣加上海滄等於本文所謂的「廈門方言圈」，包括同安腔區和漳東腔區。

同安腔方言可以說是泉州府同安縣的標準方言，聲望比漳東腔大得多。在舊同安縣境內，同安腔是高階方言，漳東腔是低階方言，低階方言受到高階方言更多影響是必然的趨勢。方言競爭的結果，通常是同安腔影響了漳東腔，漳東腔較少影響同安腔。用國際貿易來比喻，方言特色的流通同安腔是出超區，而漳東腔是入超區。這反映了所謂的「行政效應」。

重點是，同安腔方言並沒有把泉腔核心特徵的央元音特色輸入漳東腔，但是一些較無標的泉腔特色搭著同安腔的聲望便車輸入到漳東腔區，甚至其他的漳腔區。因此我們看漳泉方言區分，除了第一章第一節所示央元音同語線束整齊地通過漳泉分界線之外，其餘可以區別漳泉方言特徵的同語線都偏逸了漳泉方言分界線，大部分同語線都落在漳東區內，甚至漳腔區內。

這顯示，在漳泉方言競爭上，泉腔方言透過同安腔在舊同安縣的權威性，大量地把泉腔方言特色擴散到漳東腔區，甚至進一步向漳腔區內部方向擴散。其結果，一方面分化出「泉化漳東腔」，同時某些特徵影響到漳腔方言。

泉腔方言由廈門市的破口對漳腔方言的影響最大的並非前文圖 1、圖 2 所例示的「單音韻央元音韻類同語線束」（見《地圖集》6.2 圖），而是「複音韻央元音韻類同語線束」（見《地圖集》6.3 圖）。如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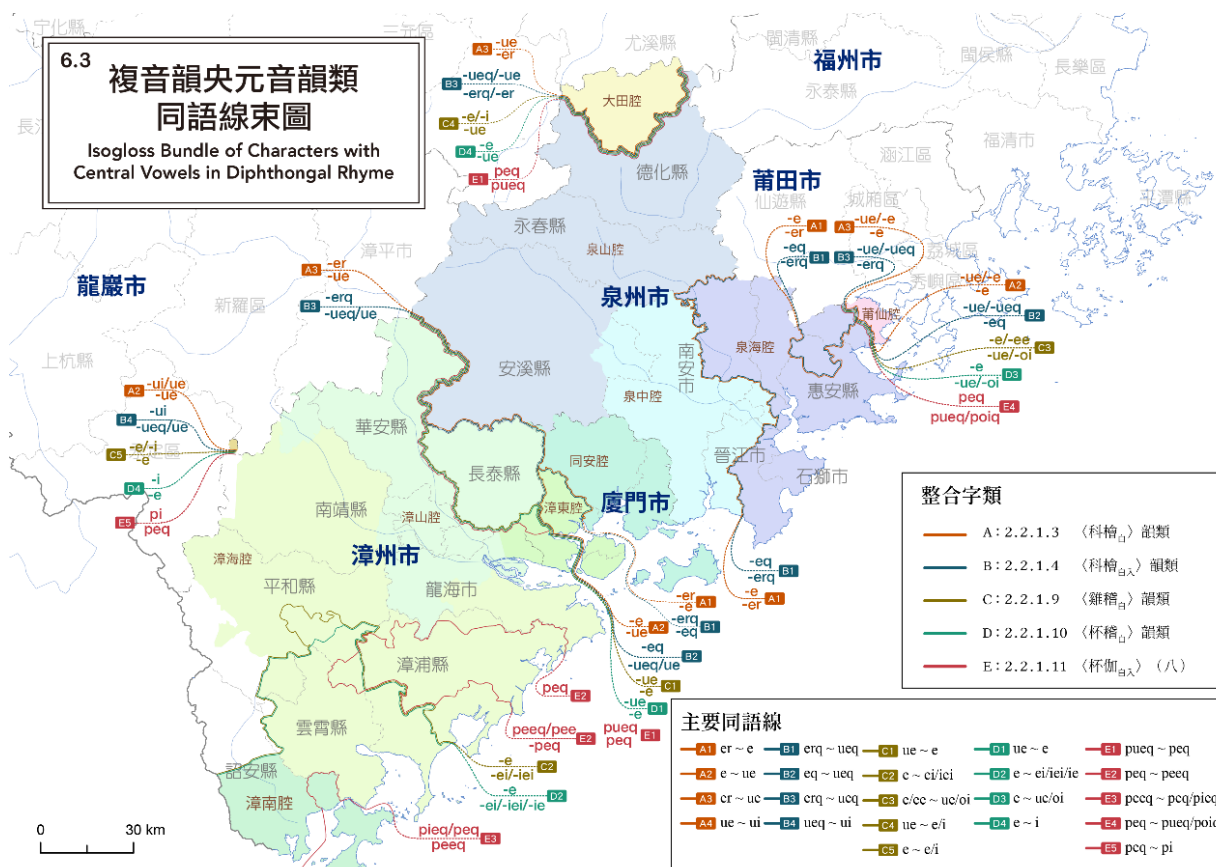


圖 9：複音韻央元音韻類同語線束圖

資料來源：《閩南地區方言地圖集》地圖 6.3

由上圖可見，在廈門方言區，同語線成束地落在「漳東腔區」內，把漳東腔劃為東西兩片。我們把西片稱為「正漳東腔區」，東片（包括後溪、灌口、杏林到廈門島）稱為「泉化漳東腔區」。

A: 2.2.1.3 〈科檜_白〉韻類 A1. er~e 同語線顯示泉化漳東腔拒絕了泉腔的 er，但 A2. e~ue 同語線顯示泉化漳東腔也和漳東腔不同，合口 ue 唸成開口 e；又 2.2.1.9 〈雞稽_白〉（初、底、洗、細、街、矮、鞋、儕、雞、會等字）、2.2.2.11 〈杯伽_{白入}〉（八）等韻類，顯示泉化漳東腔接受了泉音 ue、ueq[ue?]，開口唸成合口。簡單舉例說「火雞」一詞，唸成 hér-kue 的同安腔；唸成 hué-ke 的「漳東腔」維持漳腔的開合，故稱「正漳東腔」；唸成 hé-kue 的是受到泉腔影響，謂之「泉化漳東腔」。雖然不是完全的同安化，但其「介音開合對調」(flip-flop) 顯然是受同安腔泉腔催化結果。

雖然接受了不少泉腔，但依進化分類學的原則仍然不能歸類為「泉腔方言」，因為它的核心方言都還是漳腔。閩南語有 12 個「央元音韻類」，其中只有 6 個韻類偏向新泉音（但沒有老泉音），但其中〈居居_文〉、〈居居_白〉、〈居居_文〉、〈鉤沽_文〉、〈雙干_白〉、〈生經_文〉仍保持漳腔。

關鍵的特徵是「泉化漳東腔區」沒有央元音，如圖 1：「〈科伽_白〉韻類變體分佈圖」及圖 2：「〈居居_白〉韻類變體分佈圖」所示，所有泉腔方言唸成央元音的，泉化漳東腔都唸成非央元音。「複音韻央元音韻類」也有一些央元音泉腔方言唸成央元音的，如「火」一詞，老泉音唸成 *hér*，但泉化漳東腔唸成 *hé*。可見泉化漳東腔雖然受到同安腔影響，介音開合受到改變，但沒有完全接受泉音，單音韻央元音這個範疇完全不受影響。

陽聲韻方面，2.3.1.10 〈箴箴_文〉韻類唸成 *im*，2.3.1.5 〈恩巾文〉韻類唸成 *un*，2.3.1.4 〈香姜文〉韻類唸成 *iong*，都接受了同安的泉腔，但〈江姜_白〉(雙)「雙」字不唸 *sang* 而唸 *siang*，和同安的泉腔不同，和漳腔相同。顯示東片在接受同安化時有自己的原則，並非全盤接受。

雖然「泉化漳東腔區」受到泉腔很大的影響。從地理方位及方言社會關係來看，我們認為「泉化漳東腔區」是以漳東腔為底受到同安腔影響而發生質變。因此我們把漳海腔東片定性為「漳東腔」，而不歸類為「同安腔」或「泉腔」。這是根據深層的方言基因鑑定所做的判斷，也是基於「進化分類學」所做的分類。

(二) 廈門話的誕生

一般所謂的「廈門話」其實只限於廈門市區。市郊以外所謂「山場」(鄉下)講的是前述的「泉化漳海腔」，口音不太相同。「廈門話」分佈在廈門島西南角及鼓浪嶼，鼓浪嶼和廈門港另有少數蜑民，講龍海市石碼腔(但蜑民的石碼腔也受廈門影響，如〈入〉字頭唸 *l*；廈門港蜑民隨年齡下降越來越廈門腔化，本研究也調查到蜑民的方言，地圖上廈門港位置往往出現一種和廈門話不一樣的口音，就是蜑民的石碼腔。蜑民的方言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內)。

廈門話的主要方言特徵大體上和「泉化漳東腔」差不多，其中許多顯性的特徵和同安腔或泉州腔一致，而這些字類又是統計上重要的特徵項。前人的歸類，不論是傳統的或詞彙統計學的歸類，都顯示「廈門話接近泉州話」，就是看到這些表面的現象。但我們卻認為廈門話是「泉化漳東腔」進一步的變種。

為甚麼會有這麼南轅北轍的認定？原因是分類的基準不同，一般學者只是根據表面的相似性做分類，而不追究廈門話是怎麼形成的，也不進行廈門話的「方言基因序列」鑑定。用生物學的話說，就是誤把「同形」(*homoplasy*)關係，看成是「同源」(*homology*)關係。好比看鯨魚會游泳，就把它歸為「魚類」，蝙蝠會飛就歸為「鳥類」。這在進化分類學的立場，當然是錯誤的歸類。這一點在本文第一章第一節開宗明義已經討論了。

廈門方言基本上以漳東腔為底，接受一些其他漳腔及同安腔成份。比較泉化漳東腔，廈門市的特色不多，即使有一點特色也很難走出市區。如〈居居〉韻類，周邊漳東腔不分

文白都唸成 u 韻，廈門市區分出一些白話詞如「去、汝、佇、魚、豬、鋤」等字唸成 i 韻，所以我們把〈居居〉韻類分為文白兩類。參見圖 2 廈門市區部份）。

另外現代廈門話〈入〉字頭唸成 l-，向泉腔靠攏。陰平本調 44，和郊外山場腔 34，接近同安腔或漳海腔不一樣（參見《閩南地區方言地圖集》地圖 3.1.1）；陽平變調 33，和郊外山場腔、同安腔 11 也不一樣（參見《閩南地區方言地圖集》地圖 3.2.1），廈門話較接近漳州腔。另外「泉化漳東腔」的「仔化音」有同安腔特色，陳井話在兩個 a 之間插入 -i-，有的 a¹ 字調輕聲化，但廈門話和漳州差不多，泉化色彩比泉化漳東腔淡得多，應該算是一種「新泉化漳東腔」。

像「泉化漳東腔」、「廈門腔」等漳泉混合程度相當高的方言，大部份人會歸類為「混合腔」。但是站在進化分類學的觀點，如果漳腔的核心特徵還沒有消失，即使摻入很多泉腔成份，還是必須歸為漳腔方言。

三、同安縣方言在臺灣的流佈及影響

臺灣的閩南語源自閩南漳泉方言。漳泉次方言特色散落在臺灣閩南語區內（詳參《臺灣語言分佈地圖集》（洪惟仁 2019a, b））。臺灣的「同安腔」分為「老同安腔」和「新同安腔」，但大陸找不到「新同安腔」，臺灣所謂「新同安腔」其實相當於「泉化漳東腔」。

（一）臺北新同安腔

臺北的同安腔有兩種次方言，「老同安腔」有央元音，「新同安腔」沒有央元音。「老同安腔」顯然來自閩南同安腔，但「新同安腔」的來源卻有許多誤解。甚至包括澎湖的同安腔和廈門話的形成都有誤解。這個誤解只有進行了閩南地區地理方言學研究才獲得澄清。

台北地區方言分佈狀態參見拙著〈臺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洪惟仁 2009）【附圖 4】「台北地區「煮」字韻母變體分佈圖」顯示「新同安腔」以「煮」為例的〈居居〉韻類，唸成 -u 的區塊（包括基隆河、大漢溪、新店溪交匯之處的蘆洲、三重、大龍峒、大稻埕等地）就是「新同安腔」區；而淡水河出海口的淡水、三芝西部、北投、八里則是「老同安腔」區。

請看下引圖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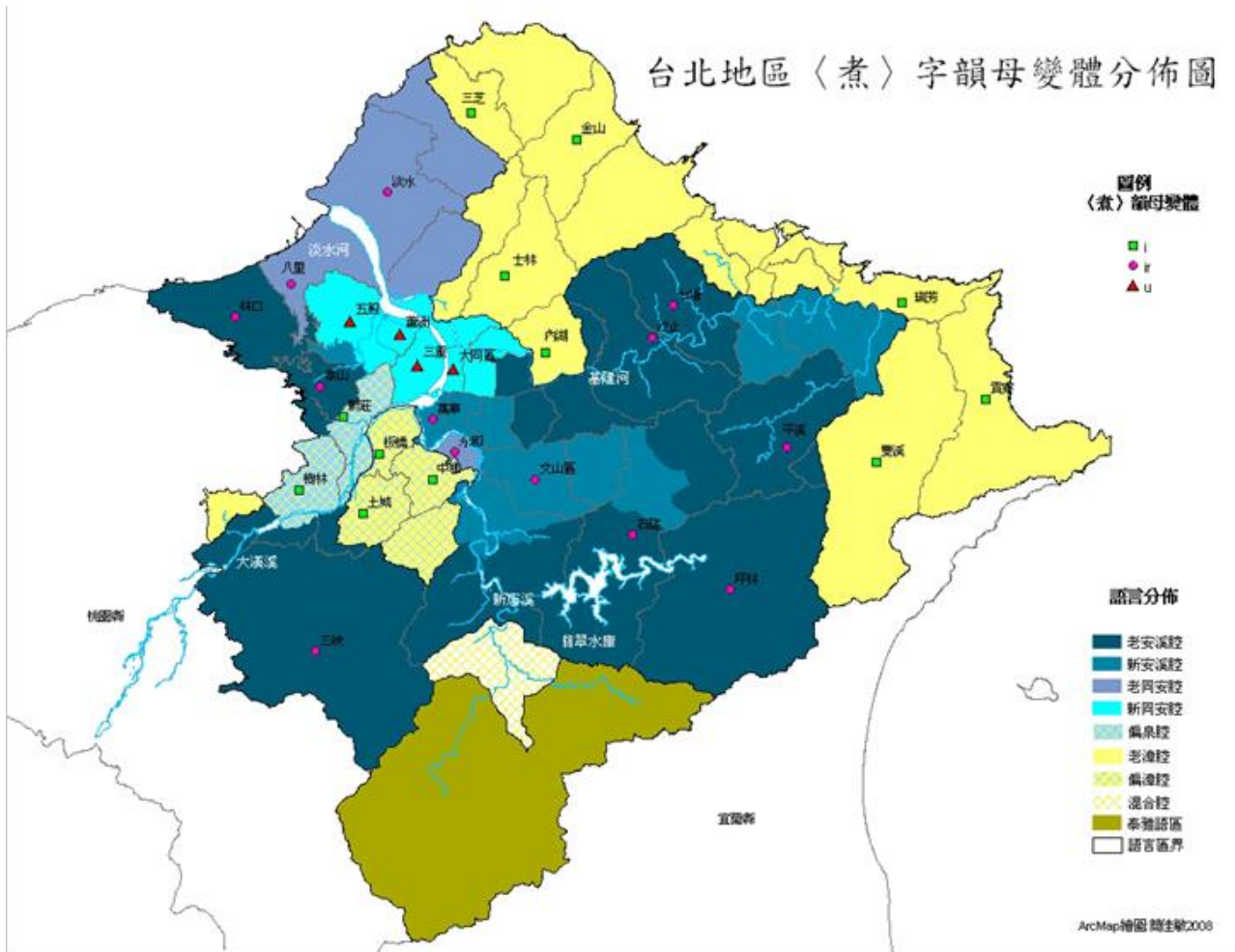


圖 10：台北市「煮」字韻母變體分佈圖

資料來源：〈臺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洪惟仁 2009）

請注意上圖〈居居〉韻類的「煮」字「新同安腔」唸成-u；「老同安腔」及安溪腔唸成-ir；漳腔則唸成-i。涇渭分明。

關於台北地區的「同安腔」，拙著《臺灣方言之旅》（洪惟仁 1992:79）描寫道：

「淡水河岸的大龍峒、三重、蘆洲及八里、淡水、北投屬「同安腔」。同安腔的特點是「懸」說 kuainn³³、「懸」（高）說 kuainn¹³、「還」說 hainn¹³，但前三點和後三點顯然不同。前三點因接近台北市，受到台北優勢腔影響而喪失了央元音，「豬」說 tu⁴⁴、「魚」說 hu¹³ 成為其特色，「入」、「柳」也混同為 l，但後三點仍保存 i、ə。換言之，三重接近廈門，淡水接近泉州。」這段話的現象描寫沒有問題，但解釋不精確或有誤。

「淡水接近泉州」一語，是就老同安腔保存央元音而言。因同安腔也是泉州腔的一種方言，都有央元音（參見第一章第一節之二及圖 1、圖 2、圖 3）。所言「淡水接近泉腔」不能算錯。但淡水系屬同安腔，不如說「淡水接近同安」較精確。

問題在於上引新同安腔「接近台北市，受到台北優勢腔影響而喪失了央元音，「豬」說 tu⁴⁴、「魚」說 hu¹³ 成為其特色」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台北市有這個特色的方言，包括大龍峒、大稻埕，都屬於「新同安腔」，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台北方言具有「豬」、「魚」等〈居居〉韻字唸 u 的特色。可見是洪惟仁（1992:79）一時找不到「新同安腔」的來源，隨便找個「台北市」來搪塞。

蘆洲、三重、社仔、大龍峒、大稻埕和的「新同安腔」和八里、淡水、北投的「老同安腔」基本相同，籠統的說「新同安腔」沒有央元音，所以當時我們將之籠統的定性為「新同安腔」（參見洪惟仁 2009a）。但對於其形成的過程，特別是〈居居〉韻類讀-u 怎麼來的，並不了解。後來對整個閩南方言進行掃瞄才了解，原來〈居居〉韻唸-u 的，不是同安腔，而是「漳東腔」的特色。閩南地區只要是同安腔都有央元音，而漳東腔沒有，很容易辨別。這一點圖 2「〈居居白〉韻類變體分佈圖」所示-u 變體分佈區便是漳東腔區。

另外，請看圖 6「〈仔字調〉變體分佈圖」在漳東腔區出現了「翹翹板型隨前變調」。前字調不變，但仔字調隨前字變化，故稱「隨前變調」。前字變調為「非高調」時體現為 a⁴¹，前字為「高調」時體現為 a³¹。如「樣仔」suainn₃₃ a⁴¹~「囡仔」gin₄₄ na³¹，謂之「翹翹板型隨前變調」。

翹翹板隨前變調輕聲類型分佈在廈門市湖里區店前（Tâinn-tsâinn，今改名殿前）、海滄區東孚、集美區後溪，都是漳東腔方言。台北新同安腔的仔尾調也有翹翹板現象（參見龔洪報告 1989），居民主要原鄉正是漳東腔區（參照下文），因此可見台北新同安腔的「翹翹板型隨前變調」源自漳東腔，與同安腔無關。

（二）澎湖新同安腔

臺灣另一個「新同安腔」是澎湖方言。拙文「唐山過臺灣的跳板：澎湖方言調查紀行」（收入洪惟仁《臺灣方言之旅》1992:150-161）說：

「澎湖是臺灣鶴佬語之中同安腔最濃厚的地區。同安腔在臺灣本島分佈在大稻埕以西的三重埔、蘆洲、淡水及新竹海邊一帶，但在澎湖卻是勢力最強的方言。」

澎湖也有老、新兩種同安腔。下引 LATB6.1「澎湖泉腔區北部語言地圖」，西嶼、湖西（深藍部份）屬於「老同安腔」，其餘泉腔區（淺藍部份）屬於「新同安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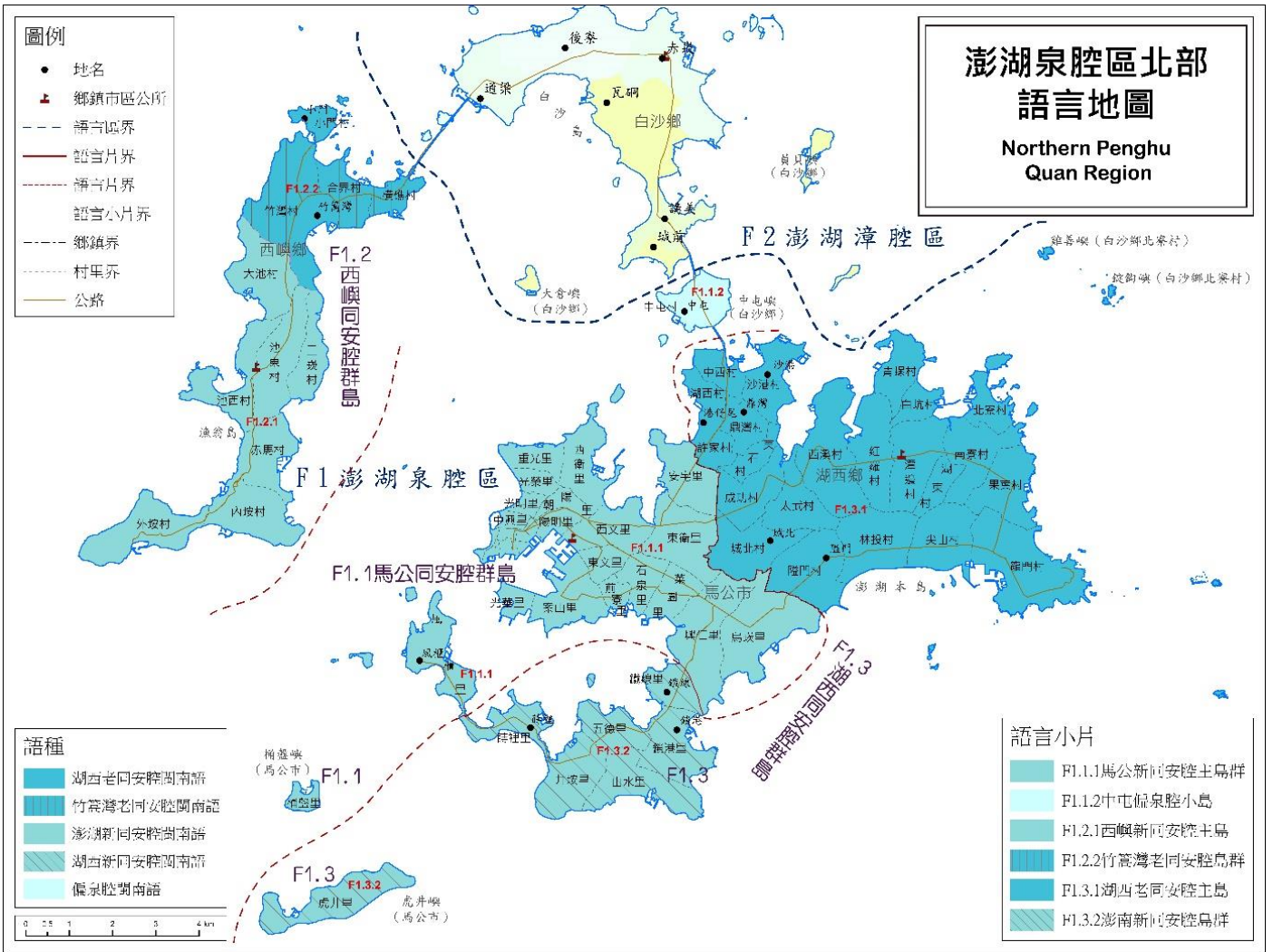


圖 11：澎湖泉腔區北部語言地圖

資料來源：《臺灣語言地圖集》(洪惟仁 2019b) 地圖 B6.1

三十年前我調查澎湖方言時，馬公只有極少數超高齡的老人保存央元音，基本上沒有央元音，〈居居〉韻類都讀為-u，〈居居〉韻類讀為-u 與臺灣新同安腔相同。陽入本調是高促調 40，和三重的新同安腔最相近，也與閩南同安腔相同。

湖西腔既保存了央元音 er，又有同安腔特殊的「仔」變調，歸類為「老同安腔」。但〈居居〉韻類讀-u，而且〈高沽文〉韻類讀 io，把「天烏烏、卜落雨」的「烏」唸成 io、「雨」唸成 hiō。這種 io 特色在閩南地區只在灌口鎮的陳井（張屏生調查），杏林區鄉下馬巒等地發現（李如龍 1981）。

io 變體在杜嘉德《廈英大辭典》歸類為「灌口」音（如「雨」hiō，Douglas 1873:133）。杜嘉德把灌口歸入同安腔，但又記載著：io「聽說」屬於長泰腔（Douglas 1873:610），小川尚義《臺日大辭典》「緒論」（頁 211-212）也有類似的觀點和記載，並給了幾個例子，恐怕

是引自杜典。但長泰腔〈高沽_文〉及〈鉤沽_文〉韻類讀 eu(參林寶卿《長泰縣方言志》1994:37)，而灌口鎮陳井唸成 io(參見《閩南地區方言地圖集》地圖 2.2.1.5 〈高沽_文〉、2.2.1.6 〈高沽_白〉、2.2.1.7 〈鉤沽_文〉(後)等韻類變體分佈圖)。

我們推斷 io 是 eu 的變異，來自〈高沽_文〉*ou 及〈鉤沽_文〉*əu 的混同與變化，因此認定湖西、陳井的 io 是「新長泰音」，在方言分類上仍應歸類為漳州腔。湖西人拜「開漳聖王」，間接證明「新長泰」的湖西腔 io 是漳腔特色。

在閩南地區，這樣的「新長泰音」萎縮到只分佈在陳井等少數方言。但湖西腔的分佈範圍很廣，LAT 地圖顯示 F1.3「湖西同安腔群島」除了湖西(F1.3.1 小片)，還包括馬公島南端五德地區(F1.3.2 小片)，虎井島(F1.3.3 小片)。後兩小片發生了 io>o 音變。

杜嘉德、小川尚義說「灌口屬於長泰腔」沒有問題。只是現代灌口市區已經失去這個 io 特色，唸成 o，只剩陳井等鄉下方言殘存著老灌口腔的特色，印證了文獻紀錄。從地圖看來，現代灌口腔失去了 io 特色，應該是受到周邊同安腔、漳東腔覆蓋的結果，並且是相當晚近的變化，灌口腔部份字唸成 o，相當於五德、虎井的新湖西腔，算是還保留著半點 io 特色。我們推斷由後溪、灌口到杏林都是「新長泰腔」的分佈範圍，這個地區原屬長泰腔，後來受到同安腔、漳東腔兩面夾攻，就連它自己的創新變異(*eu>io)也在嚴重磨損中。

湖西方言是「新長泰腔」再進一步同安化的混合方言。它既有「新長泰音」io；又有「漳東腔」的 u，又有「老同安腔」的央元音 er 及「仔」尾調輕聲化等特色，我們很容易推斷它的主要原鄉是漳東腔的「新長泰腔」區。新長泰腔夾在同安腔、漳東腔之間，兼收兩方言的特色。移民澎湖湖西之後又進一步融合了同安腔的央元音 er 及特殊的「仔」變調，形成一種特殊的「老同安腔」。這樣的變體配方在原鄉找不到，在其他的臺灣方言也聽不到。那是非常獨特的方言基因重組，完全是澎湖特產的新品種方言。如果不是基於閩南語地理方言學的了解，我不敢這樣大膽論斷。

(三) 新同安腔移民源自「漳東腔」區

1. 台北同安腔區的原鄉

台北淡水河沿岸居民大多聲稱其祖籍同安，但清代的同安縣轄區很廣，包括現在的廈門市全部、金門縣和龍海市角美鎮東部。據王志文(1999、2000)有關新同安腔區的祖籍研究，追查台北新同安腔地區同安裔的祖籍，其中包括「兌山李姓」來自廈門市集美區「兌山」。

為了確認台北新同安腔和兌山同安腔的關係，2010年8月6日，我與韋煙灶教授、陳淑娟教授專程飛往廈門，在集美華僑大學曹學功教授的引介下和施永瑜、許彬彬、徐聰的

陪同下浩浩蕩蕩地去集美區兌山（其發音是 Tê-suann，字或做「地山」，從發音來擬測，本字應為「茶山」，不過現在當地不種茶，所以還是有點疑問。但可以斷定「兌山」乃屬雅化之名）進行方言調查。一調查，發現集美兌山方言是道地的「老同安腔」，有兩個央元音！和台北新同安腔大不同，在臺灣應屬老同安腔，接近淡水。

後來擴大調查範圍，發現兌山位在同安腔區的西端，集美區只有兌山屬於同安腔，除此之外其餘的集美區方言都是「漳東腔」，範圍由集美區杏林、灌口北達後街鎮，往西經海滄區延伸到龍海市角美鎮東部，往南到廈門島都屬於「漳東腔」。此方言沒有央元音，其核心特色和漳州腔相同，最大的特色是〈居居〉韻類唸成-u。我把這個方言分類為「漳東腔」。《雅俗通十五音》偶爾收錄了漳東腔的特色，如〈艍〉收「汝」lú（漳音 lí）注：「海上腔」、「語」gú（漳音 gí），注：「海腔」。這幾個「海腔」的字同時收入〈居〉字母，在漳州其他地區都唸成-i（參見《閩南地區方言地圖集》地圖 2.1.1.6 及其說明）。所謂「海上腔」、「海腔」就是我所謂的「漳東腔」。

依王志文 2000、2021 的調查，台北新同安腔人的祖籍：開閩王（王審知後代，勢力甚強）來自集美區後溪鎮崎溝；其餘屬於反開閩王集團的所謂「五甲公會」，兌山李來自集美兌山，燕樓李、西亭陳來自杏林。根據我們的調查，除了兌山屬於同安腔（相當於臺灣的老同安腔），其餘各姓來自「泉化漳東腔」。

從移民的立場來看同安腔和泉化漳東腔移民裔都有，但從語言成份來看，應以泉化漳東腔為底，其泉化程度很深，但沒有央元音。因此我們把三重歸類為「新同安腔」，而把淡水歸類為「老同安腔」，從進化分類學的觀點不是很恰當的分類，所謂「新同安腔」只能看成是俗稱了。

2. 澎湖同安腔的原鄉

余光弘（1988: 82-86）調查馬公市街居民的祖籍別有金門（0.30%）、同安（0.26%）、廈門（0.36%）最低。最多的是所謂「提標」（44.22%）和「銅山」（22.51%）。「銅山」（Tâng-suann）即「東山」（Tang-suann）。「提標」不是地名，而是清代「水師提督」的省稱。水師提督駐廈門，直轄漳州府海澄、龍溪石碼、泉州府同安縣等防區，差不多相當於廈門島周邊的海域。這個區域除了老同安腔（同安縣東部，含金門），還有漳東腔（同安縣西部，包括廈門、角美白礁及海澄縣青礁、海滄）、漳海腔（海澄）、漳山腔（石碼）。從澎湖人的祖籍方言看來，澎湖同安腔可以說是廈門島周邊、九龍江口各方言的融合體。來自同安腔區的，演變成「老同安腔」，其他的融合為「新同安腔」。

至於東山腔則找不到痕跡，大概在形成澎湖語言沖積扇時被埋沒了（詳參洪惟仁（2019a）CRLT 5.2.6.1「澎湖泉腔區」）。澎湖竹篙灣老同安腔和淡水老同安腔應該是以同安腔為底無

疑；澎湖馬公央元音已經退化，可能同安腔的成份本來不高，主要是以泉化漳東腔為底；無論那個澎湖方言，都接受了同安腔特殊的「仔」詞尾變調，形成獨特的「澎湖同安腔」，這是名副其實的混合方言，是漳、是泉很難說得清楚。

最特殊的是湖西既保存《彙音妙悟》〈科〉韻類的央元音 *er*，但〈居居〉讀 *u* 卻是漳東腔特色。不但結合了兩種極端的漳泉方言特色，又加上前述的「新長泰腔」特色：〈高沽文〉及〈鉤沽文〉韻類讀 *io*，實在是絕無僅有的方言配方。在兩岸閩南語方言找不到這樣的品種。

總之，臺灣「老同安腔」以同安腔為底沒有問題，但無論是台北或澎湖的「新同安腔」主要成份是「泉化漳東腔」，而所謂「泉化漳東腔」本來是「漳東腔」為底，融合了同安腔成份，而澎湖的「新同安腔」又進一步揚棄了一些漳腔成份（特別是陰平本調 34 改為 44），加入更多同安腔成份（如「仔」詞尾輕聲化）；但台北「新同安腔」的「仔」詞尾輕聲化特色不顯著，不知道是移民當初通行語化時已經不多，還是後來和周邊方言接觸而磨損，有待確證。這些「新同安腔」是一種臺灣特產的「新方言」。

閩南原鄉無所謂「新同安腔」。自從發現了漳東腔，方知原來所謂「新同安腔」其實只是「泉化漳東腔」而已。我們當初定名為「新同安腔」主要是因為居民都自稱是「同安人」，實際上漳東腔區的大部份地區，除海滄之外，千古以來都屬於同安縣管轄，同安人認同同安，自稱其「漳東腔」為同安腔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同安腔是高階方言，鄰接同安腔區的漳東腔受到同安腔影響，變成所謂「泉化漳東腔」也是不可避免的，反而能夠保存漳州腔的許多核心特徵才是值得詫異的事。

四、結論

本文第一節討論漳泉方言的分類。福建核心閩南語有漳、泉兩大方言，「漳泉分界線」通過「廈門方言圈」，將之劃為兩個方言區塊，以單音韻央元音韻類同語線束為根據，將同安方言歸屬泉腔方言，而漳東腔歸於漳腔方言。

接著討論同安方言的特色，它的「濁上、去混同」、「七聲調系統」顯然是漳腔方言影響的結果。但它有三個重要特色，包括〈雙干白〉韻類音 *-ainn*、「仔」字調輕聲化、「仔尾詞」插入 *-i-* 等。這些特色區域性地擴散到周邊方言。但是透過同安方言在舊同安縣的權威，泉腔方言將較無標的變體大量地向漳東腔進行滲透，產生了「泉化漳東腔」。

「泉化漳東腔」在「複音韻央元音韻類」方面大量接受同安腔的泉腔成份，但對於泉腔方言核心特色的央元音則無法接受。可見泉化漳東腔雖然接受同安腔無標的泉腔變體，至於鄰接的同安腔核心特徵的央元音則加以拒絕。

我們認定廈門腔是由以「泉化漳東腔」為底，融合了同安腔和漳腔的少數成份，並未放棄漳腔方言的核心特徵。因此站在進化分類學的立場，我們把廈門話歸類為「混合漳東腔」，不認為它已經質變為泉腔方言。

臺灣的同安腔有所謂「老同安腔」和「新同安腔」之分。「老同安腔」是閩南「同安腔」分出來的次方言；在大陸找不到類似的「新同安腔」方言品種，台北及澎湖的「新同安腔」是由「泉化漳東腔」分支的臺灣品種「新方言」。而湖西腔是融合了「同安腔」和「泉化漳東腔」，成為獨一無二的「混血種新方言」，兼具漳、泉兩種方言的主要特徵。

參考文獻

- Cheng, Chin-chuan (鄭錦全) (1999). Quantative studies in Min dialects.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the Min Dialect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14. ed. by Pang-Hsin Ting, 229-246. Berk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 Douglas, Carstairs (杜嘉德)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 of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Glasgow, 俗名《廈英大辭典》。臺北·古亭書局複印。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三冊。
- Zheng, Zhijun (鄭至君) (2016). *The Subgrouping of the Min Dialects* 《閩語的分群》 (PhD thesi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 鄭至君, 〈原始閩語鼻音聲母的構擬問題〉, 《漢語研究的新貌: 方言、語法與文獻》, 2016, 頁 413-428。
- 余光弘, 《清代的班兵與移民: 澎湖的個案研究》。臺北: 稻鄉出版社, 1988。
- 余光弘, 〈澎湖移民與清代班兵〉, 刊於莊英章與潘英海合編《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二), 頁 25-45。臺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95。
- 張靜芬, 《閩南方言的歷史比較及語音構擬》。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2013。
- 洪惟仁, 《閩南地理方言學研究》。臺灣語文學會出版, 前衛出版社發行, 2022。
- 洪惟仁, 《閩南地區方言地圖集》。臺灣語文學會出版, 前衛出版社發行, 2022。
- 洪惟仁, 《臺灣語言的分類與分區: 理論與方法》(Classific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of Languages in Taiwan: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CRLT)。《臺灣社會地理語言學研究》第一冊 (Studies on Social Language Geography of Taiwan, Volume I)。臺北市: 前衛出版社。ISBN 978-957-801-865-5, 2019。
- 洪惟仁, 《臺灣語言地圖集》(Language Atlas of Taiwan/LAT)。《臺灣社會地理語言學研究》第二冊 (Studies on Social Language Geography of Taiwan, Volume II)。臺北市: 前衛出版社。ISBN 978-957-801-866-2, 2019。
- 洪惟仁, 〈臺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臺灣語文研究》3: 239-309, 2009。
- 洪惟仁, 《臺灣方言之旅》。臺北市: 前衛出版社, 1992。1994年修訂二版。2010年修訂三版。
- 王志文, 《社子島人文聚落之變遷》。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地理組碩士論文, 1999。

- 王志文，《淡水河岸同安人祖公會角頭空間分佈之探討—以燕樓李、兌山李、西亭陳、郭子儀會為例》。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 王志文，《台閩同源宗族空間組織差異研究：以台北淡水河岸與廈門環西北海域地區為例》。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 王志文，《台閩同安裔祖公會區域差異比較—台北淡水河岸與廈門環西海域為例》。手稿，2021。
- 林寶卿，《長泰縣方言志》。長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4。
- 李如龍，《〈八音定訣〉的初步研究》。《福建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112-123，1981。
- 謝秀嵐，《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版本甚多，筆者所見有會文堂本、慶芳書局影印本，俱不知刊年。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二冊，1818。
- 黃謙，《彙音妙悟》，1800。版本甚多。筆者所見最早為道光辛卯（1831）年薰園藏版《增補彙音妙悟》；其次為光緒庚辰（1880）年綺文居薰園藏版《增補彙音妙悟》；光緒癸卯（1903）年福州集新堂本《詳注彙音妙悟》；光緒乙己（1905）年廈門會文書莊石印本及上海萃英、大一統書局影印本；民國五十九（1970）年瑞成書局手抄影印本。《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一冊收入薰園藏版（1990）及福州集新堂本（1903）。
- 龔煌城主持、洪惟仁撰寫（簡稱〈龔洪報告〉），〈臺灣北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行政院國科會「臺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NSC 77-0301-H-001-32RG）報告，1989。